

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
编

人文述林

第九辑

Renwen
shulin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C53/87

:9

2006

人文述林

(第九辑)

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
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文述林·第9辑/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,
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编. —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
社, 2006. 12

ISBN 978-7-5607-3368-5

I. 人…

II. ①山… ②山…

III. 社会科学—文集
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7198 号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:250100)

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荣成三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2 印张 298 千字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!

凡购本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

《人文述林》编辑委员会

编委会主任 曾繁仁 陈 炎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龙潜 马瑞芳 王汶成

孔范今 刘晓东 陈 炎

张树铮 杨端志 郑训佐

郑 春 唐子恒 黄万华

曾繁仁

执行编辑 廖 群 李剑锋

目 录

中国古代文学专题

从《汉书》称《诗》论定《毛诗序》基本完成于《史记》之前

- 兼答张启成先生的《商榷》…………… 王洲明(3)
- 《诗经》、汉乐府传播方式的比较研究…………… 廖 群(23)
- 郑道昭研究史料述略…………… 李剑锋(38)
- 高适诗歌的胸臆语和风骨美…………… 孙学堂(48)
- 《水浒传》明清诠释之比较…………… 王 平(64)
- 新见孔尚任莱州诗文创作述录…………… 徐爱梅(84)
- 略论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世俗化走向…………… 黄丽珍(95)

美学与语言学专题

- 美是和谐与和谐的普遍性…………… 周来祥(105)
- 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发展的五大阶段…………… 仪平策(120)
- 论徽州民居艺术的传承性与地域性…………… 臧丽娜 官 强(136)
- 托马斯·阿奎那美学思想的历史考察…………… 张志庆(145)
- 现代汉语“子”缀附加词的构造及意义分析…………… 杨振兰(167)
- 试论词的形象意义和关系意义
- 从“词义”和“概念”的区别谈起…………… 贾宝书(179)

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

抵抗意识中的“乡土中国”

- 对战时乡土文学的一种考察…………… 黄万华(191)
- 乡土小说的现状与趋势…………… 庞守英(203)
- 反现代性叙事:废名的乡村文学想象…………… 谢锡文(215)
- 《大刀记》艺术论…………… 张学军(230)
- 《在途中》评论…………… 章亚昕(238)

外国文学专题

恐怖与忏悔

- 解读爱伦·坡的小说《一桶酒的故事》…………… 刘 林(245)
- “上帝之子”的抉择

——论陈映真与基督教文化…………… 丛新强(252)

对《圣经》的解构

- 谈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…………… 郭春英(281)
- 《战争与和平》博爱思想新探…………… 王 江(294)

新闻传播及其他

- 传播学的学科特性与理想要求…………… 李欣人(301)
- 视听传媒的数字化及其与网络媒体的互动…………… 倪 万(308)
- 日本对清末民初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影响…………… 王咏梅(314)
- 鲁迅编辑出版思想浅论…………… 朱秀清(328)
- “核心产品”的多元化创新
- 美国报纸应对网络竞争策略…………… 王 莹(337)
- “核心期刊”与学术论文评价…………… 刘晓多(342)
- 深化本科教务管理 提高教学管理质…………… 于海燕(358)
- 从“两个务必”到“八荣八耻”
- 试论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警意识…………… 沈 文(371)

中国古代文学专题

从《汉书》称《诗》论定 《毛诗序》基本完成于《史记》之前 ——兼答张启成先生的《商榷》

王洲明

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《从〈左传〉与〈史记〉称〈诗〉引〈诗〉的对比研究看〈毛序〉的作期》(以下简称《作期》,载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9期)的文章,通过对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大量相关《诗》的资料的考察对比,认为“《毛序》不可能依据《史记》而写成,《毛序》的基本完成,不会晚至西汉偏晚和东汉时期”。针对我在上文中对张启成先生《论〈毛诗序〉非一人一时所作》(载《贵州文史丛刊》2003年第3期)的某些观点和材料所提出的不同意见,张先生写了《再论〈毛序〉之作期晚于〈史记〉——兼与王洲明同志商榷》(载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3期)。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。因为在“商榷”中可以发现更多的材料,在“商榷”中可以使讨论的问题更加深入。

《毛诗序》的基本完成是在《史记》之前还是在《史记》之后,这应该是我与张启成先生的最主要分歧点。张先生主张在《史记》之后,具体说在“西汉偏晚”和“东汉时期”;而我则认为应该在《史记》之前,秦末汉初的毛公时代是《毛序》基本完成时期。对张启成先生与我“商榷”的一些具体的意见的回答,我拟放在后面再讲;先来研究《汉书》中相关称《诗》的资料,看《毛诗》(当然包括《毛序》)在

西汉的传本和流传情况。

—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卷三十对《三家诗》的著录：

《诗经》二十八卷，鲁、齐、韩三家。

《鲁故》二十五卷。《鲁说》二十八卷。

《齐后氏故》二十卷。《齐孙氏故》二十七卷。《齐后氏传》三十九卷。《齐孙氏传》二十八卷。《齐杂记》十八卷。

《韩故》三十六卷。《韩内传》四卷。《韩外传》六卷。《韩说》四十一卷。

由上述著录可知，《三家诗》在西汉的传授中，“故”自为“故”，“传”自为“传”，所以《齐诗》才有《齐后氏故》、《齐后氏传》之别，才有《齐孙氏故》、《齐孙氏传》之别。所以《鲁诗》、《韩诗》才有《鲁故》、《韩故》、《韩内传》之传本。此外，还有“说”、“记”等形式，所以才有了《鲁说》、《韩说》、《齐杂记》之类的传本。足见，在汉人心目中，“故”与“传”肯定为两种不同的解经方式。而《毛诗》系统，则“故”与“传”合为一起，《艺文志》对《毛诗》的著录是：

《毛诗》二十九卷。

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《艺文志》：“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。”颜师古注曰：“故者，通其指义也。它皆类此。今流俗《毛诗》改‘故训传’为‘诂’字，失真耳。”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提示。只不过他仍把“故训传”视为一体，而没有注意“故”与“传”的区别。问题还在于，颜师古强调“故”

与“诂”的不同，认为“故”的含义是“通其指义”，这里的所谓“指义”，指的是《诗》义，也即《诗》的内容，其实这个见解也不正确。但所提出的“故”与“诂”的不同，提醒了我们从“故训”和“传”两种不同的解《诗》方式，来探索和研究西汉《诗》的传本问题。

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曰：“《说文》：诂训，故言也。……盖‘诂训’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，‘传’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，此‘诂训’与‘传’之别也。……盖‘诂训’本为故言，由今通古，皆曰‘诂训’，亦曰‘训诂’。”^①马氏引《说文》“诂训，故言也”，证明汉人心目中“故训”与“诂训”同义，也愈加证明汉人心目中的“故训”与“传”之不同。所谓的“故训”（也即后人改为的“诂训”、“训诂”），就是《说文》所谓“故言也”，也就是马瑞辰所说的“就经义所言而诠释之”，“由今通古”。就《毛诗》而言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《毛传》。而“传”，因“并经文所未言而引申之”，涉及对《诗》经文内容的解说，就《毛诗》而言，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《毛诗序》。

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对“诂”的解释与马瑞辰不尽同，曰：“训故言者，说释故言以教人，是之谓诂。分之则如《尔雅》析故、训、言为三。三而实一也。汉人传注多称故者，故即诂也。《毛诗》云《故训传》者，故训犹故言也，谓取故言为传也。取故言为传，是亦诂也。”^②段玉裁认为“故训”和“传”皆可称为“诂”，这是对汉人注解经文活动总的概括。不同于马瑞辰的“故训”与“传”分而言之；但他所说的“汉人传注多称故”，他解释《毛诗》的“故训传”为“故训犹故言也，谓取故言为传也”，却符合汉人注解经文的实际。所谓“取故言”，就是马瑞辰所言“就经义所言而诠释之”；所谓“为传”，就是马瑞辰所言“并经文所未言而引申之”。

明白了“故”和“传”的区别，以及其各自的含义，再来看《艺文志》对三家诗的载录。其中的《鲁故》二十五卷，应该是与经文别行的属于今所谓“传”（zhuàn）性质的对《鲁诗》文辞的解释。其中的

《齐后氏故》、《齐孙氏故》，应该是与经文别行的属于今所谓“传”（zhuàn）性质的对《齐诗》文辞的解释。而《齐后氏传》、《齐孙氏传》则应该是与经文别行的属于今所谓“序”性质的对《齐诗》内容上的解说。其中的《韩故》，应该是与经文别行的属于今所谓“传”（zhuàn）性质的对《韩诗》文辞的解释。而《韩内传》，应该是与经文别行的属于今所谓“序”性质的对《韩诗》内容上的解说。

由《三家诗》“故”“传”其各具有不同的含义的区分，我们就可以来探索《毛诗》在西汉的传本情况了。

先看《毛诗》二十九卷的本子。《三家诗》皆为二十八卷，唯独《毛诗》为二十九卷，《毛诗》比《三家诗》多出一卷的内容是什么呢？

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曰：“此盖《序》别为一卷，故合全经为二十九卷。”（卷三十）王氏的这个说法有文献的根据。

《毛诗序》单列一卷的说法由郑玄而来。郑玄为《南陔》等三首逸诗的《序》所作《笺》释曰：“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，故存。至毛公为《诂（故）训传》，乃分众篇之义，各置于其篇端。”这也就是说，汉代《毛诗》的流传，有一个称名为“《毛诗》二十九卷”的本子，这个本子中《毛诗序》单独立为一卷，另包括《诗》的经文二十八卷。请注意，这个本子应该是“毛公为《诂（故）训传》，乃分众篇之义，各置于其篇端”之前就存在的属于《毛诗》系统的一个传本。

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本，又包含哪些内容呢？

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曰：“古经、传皆别行，毛作《诗》传，取二十八卷之经，析邶、鄘、卫风为三卷，故为三十卷也。”（卷三十）

王先谦认为，《毛诗》的这个本子则是不包括经文的一个本子，因为他首先就说“古经、传别行”。而且，王的这个说法，有唐代孔颖达所见石经为证（见《毛诗正义》卷一孔疏）。正式称名为《毛诗故训传》的三十卷的构成，包括有“故训”（后人谓之“传”）的内容，而“故训”（后人谓之“传”）的部分，因为将《卫风》析为邶、鄘、卫三卷，多出两卷，所以正好三十卷。这三十卷的构成，还包含有“传”

(后人谓之“序”),而“传”(后人谓之“序”)的内容已置于各篇的篇端了。

这样看来,在班固之前,汉代《毛诗》有两个本子流传:一个是将《序》(汉人称为“传”)别立为一卷的含经文称名为“《毛诗》二十九卷”本,这个本子在“毛公为《诂(故)训传》”之前已经存在;另一个是将“序”(汉人称“传”)置于每篇的篇端、将“传”(汉人称“故训”)分为三十卷而不包括经文、称名为“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”本。而这个三十卷本,应该正是毛公“为《诂(故)训传》”时所完成的一个本子。二十九卷本突出的是“序”(汉人称“传”),三十卷本则为“序”(汉人称“传”)、“传”(汉人称“故训”)合为一起的本子。至班固写《艺文志》时,这两个本子都藏于秘府,并在民间流传。

郑玄讲到“毛公”的资料有两处:一是作《笺》时说的“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,故存。至毛公为《诂(故)训传》,乃分众篇之义,各置于其篇端”;二是作《诗谱》时所说“鲁人大毛公为《故训传》于其家,河间献王得而献之,以小毛公为博士”。然则,“为故训传”者,当系大毛公亨。正是通过上述《毛诗》在西汉的两个传本的存在,透露出大毛公在完成“故训传”时所做的工作:(1)依照情理,经师对经文的传授,应该既包括文辞训释方面的内容,也应该包括对诗篇内容解释方面的内容,而这些内容在大毛公之前的传授中应该都已经存在。(这从《孔子诗论》、孟子一派说《诗》等资料,都可得到证明。)大毛公之前的二十九卷本,只是把属于内容解释的“序”(汉人谓之“传”)的内容单独列为一卷,而对属于文辞训释方面的“传”(汉人谓之“故训”)的内容,则并未加以整理、补充。(2)郑玄称大毛公“为《故训传》”,其中的“为”字值得重视,“为”不等于“作”,既然明确提出“故训传”的名称,根据前面的辨析,其所“为”的内容,包括对“传”(后人谓之“序”)的部分,也包括“故训”(后人谓之“传”)的部分。他对“传”(后人谓之“序”)最直接的工作是“分众篇之义,各置于其篇端”。除此之外,无论对于“传”(后人谓之

“序”),也无论对于“故训”(后人谓之“传”),都有补充、加工、创新。

对于西汉《毛诗》传本的情况列表展示如下:

传本形式	编 纂 者	是否有“序” (汉人谓 “传”)	是否有“传” (汉人谓“故 训”)	是否含经文
毛诗二十九 卷本	不知何人(或 大毛公初传 本)	有“序”文 (单独为一 卷)	无“传”文	含经文
毛诗故训传 三十卷本	大毛公	有“序”文 (分置各篇 端)	有“传”文 (析邶、鄘、卫 为三卷)	不含经文

正是经过上述一系列的考证辨析,我认为:郑玄《诗谱》所谓“鲁人大毛公为《故训传》于其家”所做的工作,正是后人谓之的《毛诗序》以及《毛传》形成的关键的环节。换句话说,大毛公是《毛诗序》也包括《毛传》形成的最重要的人物,而其“为其家”的时间,也正是《毛诗序》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。

大毛公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太匮乏了。根据郑玄《诗谱》“鲁人大毛公为《故训传》于其家,河间献王得而献之,以小毛公为博士”的说法,我们知道他原为鲁人。根据《经典释文》引三国人徐整云:“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,大毛公为《诗故训传》于家,以授赵人小毛公,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”,他很可能因躲避战乱或其他原因,由鲁迁徙到河间,并定居下来。他的名字有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知道名享。而他生活的时代可由小毛公茆为汉初河间献王博士推知,小毛公约略与申公、辕固、韩婴同年辈;则大毛公当为秦汉间人,约略与浮丘伯同年辈。另据大毛公授《诗》给小毛公,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的记载,小毛公对大毛公所集录编纂的《毛传》和《毛序》,都作了补充、加工、厘定的工作。总之,我认为毛公(含

大、小毛公)所处的秦末汉初,正是《毛诗序》基本形成的时期。^③

以上详细考证了《毛诗》(包括《毛序》)在西汉的传本情况,从传本情况看,大毛公亨是《毛序》的主要完成者,而小毛公茝作了补充、加工、厘定的工作,《毛序》的基本完成时代在秦末汉初。

我还想作进一步说明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基本取材于刘向、刘歆父子的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,也就是说,在西汉元、成帝时代前,以上所论《毛诗》传本的情况就已经存在了。而在西汉《史记》流传的情况又如何呢?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:“迁死之后,其书稍出。宣帝时,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,遂宣布焉。”由此可知,杨惲宣布之前,《史记》已有部分传出,“其书稍出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;至汉宣帝时,由于杨惲的公布,《史记》遂行于世。但需要指出的是,《史记》传出伊始,流传范围很小,“至西汉末年,达官显贵,亦难得一见”,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求《太史公书》,就很能说明《史记》在当时流传之不广。而且,“直到东汉初年,这种形势依然没有改变”^④。西汉的元、成帝时代之前已有《毛诗》(包括《毛序》)传本存在;而《史记》自武帝末至东汉初,其流传的范围极其有限,面对上述两方面的事实,说《毛序》是根据《史记》而写成,“《毛序》作期晚于《史记》”,这种意见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?

而且,《史记》的引《诗》,文字的征引有用《毛诗》者。解《诗》也有合于《毛诗》者。如《孔子世家》:“故曰《关雎》之乱以为风始,《鹿鸣》为小雅始,《文王》为大雅始,《清庙》为颂始。”《外戚世家》:“《诗》始《关雎》……夫妇之际,人道之大伦也。”显然与《毛诗序》:“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,风之始也”以及提出《诗》有“四始”之说相通相符。^⑤虽然传统认为司马迁《诗》学倾向属于鲁诗学派,但上述用《毛诗》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联系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又有毛公之学……河间献王好之,未得立”,《儒林传》“毛公,赵人也,治《诗》,为河间献王博士”的记载,河间献王约与武帝同时,那么,司马迁之世《毛诗》(包括《毛序》)已经流传,应该说是并不无根据的。司马迁作

《史记》时借鉴了《毛诗》的一些说法,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司马迁作《史记》之前,《毛序》已经存在了。

而且,我还发现《汉书》中有两条称《诗》资料,能证明《毛序》在西汉昭、元帝时代已经流传。

《汉书·赵尹韩张两王传》卷七十六:汉元帝时,东平王因是元帝至亲,“骄奢不奉法度”,“及(王)尊视事,奉玺书至庭中,王未及出受诏,尊持玺书归舍,食已乃还。致诏后,谒见王,太傅在前说《相鼠》之诗,尊曰:‘毋持布鼓过雷门!’王怒,起入后宫。尊亦直出就舍”。

这里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西汉人用《诗》的故事。因东平王不尊奉法度,汉元帝命王尊前去传达他的诏书。王尊到了东平王的庭中,东平王没有马上出来接诏,王尊也不稍等就带着诏书住进馆舍,吃完饭后再回来宣诏。等宣诏等事项办完后,东平王的傅相当着王尊的面讲说《诗经》的《相鼠》。用意是说,王尊无礼仪,亦当与鼠相同。可是王尊回答得也很巧妙:“毋持布鼓过雷门!”“雷门”,即会稽城门,上面有一大鼓,越人击此鼓时,鼓声可达洛阳。而用布做鼓,根本就没有声音。意思是说,不用拿《诗经》吓唬我,一点用处也没有。说完后不欢而散。

《鄘风·相鼠》的《毛序》曰:“刺无礼也。卫文公能正其群臣,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。”东平王的傅相所用《相鼠》诗义,与该诗的《毛序》“刺无礼也”正相同。

而《诗三家义集疏》引《白虎通·谏诤篇》曰:“妻得谏夫者,夫妇一体,荣辱共之。《诗》曰:‘相鼠有体,人而无礼!人而无礼,胡不耑死!’此妻谏夫之诗也”,认为此为鲁诗说。鲁诗的“妻谏夫”之义,与《毛序》的“刺无礼”之义迥异。东平王的傅相所用诗义恰与《毛序》相同,这不正说明西汉元帝时代《毛诗序》的存在吗?

关于《毛诗序》和《毛传》的关系问题,《毛序》在前而《毛传》在后,这已为学界所共识。在考察《汉书》称《诗》资料中,笔者发现一

条与《毛传》有关系的资料：

《汉书·王贡两龚鲍传》卷七十二：汉昭帝时，王吉上疏谏曰：“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，吉行五十里。《诗》云：‘匪风发兮，匪车揭兮，顾瞻周道，中心怛兮。’说曰：是非古之风也，发发者，是非古之车也，揭揭者，盖伤之也。今者大王幸方与（县名），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，百姓颇废耕桑，治道牵马，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。”《邶风·匪风》的《毛序》曰：“思周道也。国小政乱，忧及祸乱，而思周道也。”

这里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西汉人用《诗》的故事。因东平王不尊奉法度，汉元帝命王尊前去传达他的诏书。王尊到了东平王的庭中，东平王没有马上出来接诏，王尊也不稍等就带着诏书住进馆舍，吃完饭后再回来宣诏。等宣诏等事项办完后，东平王的傅相当着王尊的面讲说《诗经》的《相鼠》。用意是说，王尊无礼仪，亦当与鼠相同。可是王尊回答得也很巧妙：“毋持布鼓过雷门！”“雷门”，即会稽城门，上面有一大鼓，越人击此鼓时，鼓声可达洛阳。而用布做鼓，根本就没有声音。意思是说，不用拿《诗经》吓唬我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说完后不欢而散。

《邶风·相鼠》的《毛序》曰：“刺无礼也。卫文公能正其群臣，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。”东平王的傅相所用《相鼠》诗义，与该诗的《毛序》“刺无礼也”正相同。

而《诗三家义集疏》引《白虎通·谏诤篇》曰：“妻得谏夫者，夫妇一体，荣辱共之。《诗》曰：‘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！人而无礼，胡不耑死！’此妻谏夫之诗也”，认为此为鲁诗说。鲁诗的“妻谏夫”之义，与《毛序》的“刺无礼”之义迥异。东平王的傅相所用诗义恰与《毛序》相同，这不正说明西汉元帝时代《毛诗序》的存在吗？

关于《毛诗序》和《毛传》的关系问题，《毛序》在前而《毛传》在后，这已为学界所共识。在考察《汉书》称《诗》资料中，笔者发现一